明會要

永新龍文彬

職官四

兵部尚書侍郎

洪武元年置兵部以陳亮爲尚書朱珍爲侍郎昭代典則

十五年增試侍郎一人職官志

二十二年沈溍進兵部尚書時廣西都司建譙樓青州衛造軍器皆擅科民財溍請凡都司衛所營作必都督府奏準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治罪仍禁武臣預民事時干戈甫息武臣暴橫數扞文法至是始戢溍力也沈溍傳

二十八年齊泰以兵部郎中擢左侍郎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太祖奇之齊泰傳

建文三年十二月升武選司郎中古朴爲兵部侍郎

成祖初升兵部郎中方賓爲本部侍郎已上大政記

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郕王監國進于謙爲兵部尚書謙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急分道募民兵令工繕器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

王深納焉于謙傳
景泰時增設尚書一人協理部事天順初罷職官志
成化十三年余子俊爲兵部尚書奏申明條例十事又列
上軍功賞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余子俊傳
宏治二年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承平既久兵政廢弛西北
部落時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吏
部尚書屠滽罷廷推文升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
可乃命倪岳代滽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馬文升傳
十二年王守仁疏言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
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

以從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敵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悉於平日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涖之者不慮無其人矣明臣奏議

十五年劉大夏爲兵部尚書請凡事非祖宗舊制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十七年復陳兵政十害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閒不得行劉大夏傳

正德三年五月增兵部侍郎一員以左右侍郎差出防邊治所大政記

十一年王瓊爲兵部尙書帝時遠遊塞外經歲不還近畿盜竊發瓊請於河間設總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設兵備副使一人責以平賊而檄順天保定兩巡撫嚴要害爲外防集遼東延綏士馬於行在以護車駕中外恃以無恐瓊用王守仁撫南贛假便宜提督軍務比宸濠反書聞舉朝惴惴瓊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爲今日賊旦夕禽耳未幾果如其言王瓊傳

世宗卽位起彭澤爲兵部尙書部事積壞久澤覈功罪杜

干請兵政一新又請敕九邊守臣策防禦方略毋畫境自保鎮巡居中調度毋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築牆濬濠修墩臺飭屯堡為經久計內地盜甫息敕守臣練卒伍立保甲懲匿盜不舉者且撫西南諸苗蠻申海禁汰京軍老弱帝咸嘉納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更代鎮守復令張弼劉瑶守涼州居庸澤持不可罷弗遣四川巡撫胡世寧劾分守中官趙欽澤因請盡罷諸鎮守時雖不從其後鎮守竟罷（彭澤傳）

嘉靖二十一年毛伯溫為兵部尚書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一新言官建議請覈實新軍京軍及內府力

士匠役以裕國儲伯温因上宂濫當革者二十餘條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尙膳諸監素爲中貴盤踞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宿弊盡釐毛伯温傳

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請增置兵部侍郎一員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高拱傳

萬厤十一年張學顏爲兵部尙書時方興內操選內豎二千人雜厮養訓練發太僕寺馬三千給之學顏執不與馬又請停內操皆不聽其年秋車駕自山陵還學顏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域六軍將士

十餘萬部伍齊肅惟內操隨駕軍士進止自恣前至涼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顏今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謹遵舊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即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佩弓矢又律不係宿衞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衞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今皇城內披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廝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莫肯散捕之不敢攖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可鑒也疏入竟不能用張學顏傳

萬厯之末以兵事亟復增設二侍郎以祁伯裕王在晉任之而召張鶴鳴爲左侍郎鶴鳴等並臥家園不赴及遼陽破右侍郎張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帝乃剋期命兵部馬上督催鶴鳴等始履任（鶴鳴傳）

崇禎十三年正月召陳新甲爲兵部尚書自宏治初賈俊後乙榜無至尚書者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故新甲得爲之（陳新甲傳）

十五年給事中李清疏外之邊才散於推官等官內之邊才散於京卿等衙門而總以兵部爲聚藪誠於推知內撥樞曹或因捍虜禦寇修城練兵著有成效者擢之使樞曹

數十員果富於儲是邊方兵備之才於此一大聚矣又於京卿內覓佐樞或從見任或從廢棄或從內遷之藩臬郡守確有强幹者拔之使侍郎數員咸精於兵是邊方督撫之才於此一大聚矣蓋兵部眞邊才之專門而京卿則備邊才之一途也乞敕吏兵二部合志殫慮以聚才樞部使天下才智之士鼓舞奔走於斯遇有邊方督撫及兵備員缺無慮乏才補用欲實收邊才之效不若力行先臣高拱之言爲善也（春明夢餘錄）

兵部四司

洪武元年設兵部郎中員外主事六年分屬部三總部駕

部職方部十三年增庫部二十二年改總部爲司馬部二十九年改爲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四司設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職官志

宏治中陳愷爲武選司主事歷升郎中武選繁劇怨叢勢軋愷一意奉公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得人本部長官舉薦謂愷可勝方岳之任通典

劉大夏調職方郎中明習兵事所奏覆皆當上意尚書倚之如左右手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灝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弗予密告尚書余子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事得寢劉大夏傳

嘉靖初鄭曉爲職方主事日披故牘盡知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强弱之數尚書金獻民屬撰九邊圖志人爭傳寫之鄭曉傳

二十八年開馬市於大同宣府兵部主事楊繼盛奏言十不可五謬貶狄道典史已而諳達數入寇帝思繼盛言四遷至員外郎繼盛抵任甫三月草奏劾嚴嵩十大罪五奸疏入帝怒詔下獄旋棄市楊繼盛傳

隆慶初大學士高拱言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應卒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材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

選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無扞格並重其賞罰以鼓厲之高拱傳

崇禎十七年三月兵部主事金鉉巡視皇城聞大同陷疏言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則大事去矣請急撤同監視杜勳專任巡撫朱之馮勳二心僨事臣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金鉉傳

協理京營戎政

景泰元年始設提督團營命兵部尚書于謙兼領之後罷成化三年復設率以本部尚書或都御史兼之職官志

正德十一年尚書王瓊奏給事中翟瓚言十二團營請查照

景泰天順成化等年事例添設或尚書侍郎都御史一員爲總提督會同操練不妨以他務但查前項事例于謙馬文升劉大夏等俱以本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王越以左都御史不妨院事提督今欲添設一員專管提督事體重大伏乞聖裁得旨提督官不必添設明臣奏議

嘉靖二十年始命劉天和輟部務另給關防專理戎政二十九年以總督京營戎政之印畀仇鸞而改設本部侍郎協理戎政不給關防職官志

隆慶元年帝以京營事重改協理爲閱視以左都御史曹邦輔任之已從恭順侯吴繼爵言復改閱視爲提督曹邦輔傳

四年正月罷京營總督分設三大將以侯伯充總兵官尋改提督又用三文臣亦稱提督九月以文武六提督遇事各持意見旬月不決給事中溫純言其弊乃罷之仍設總理協理二員三編

萬厯八年十月兵部尚書楊兆協理京營因有詔協理歸本部侍郎帶管兆遂疏辭協理因裁之明紀

天啟初增設協理一人尋革崇禎二年復增一人以庶吉士劉之綸爲兵部侍郎充之職官志

南京兵部

宣德十年黃福爲南京兵部尚書始加參贊機務銜三編文林

按明史黃福傳宣德七年福以戶部尚書改官南京明年兼掌南京兵部英宗即位加少保參贊南京機務故三編系之宣德十年職官志及續通典皆云參贊機務自宣德八年黃福始蓋沿明史稿以兼掌兵部之年爲參贊機務也

福參贊時嘗坐守備李隆側楊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旁坐者福曰焉有少保而贊守備者耶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黃福傳

初參贊之任不專屬兵部自成化中薛遠繼以陳俊遂爲定制陳俊傳

成化二十年五月改王恕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仍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

斂戢恕先後應詔陳事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挋權倖天下傾心慕之時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王恕傳

宏治十六年九月南京兵部尚書韓文以米價翔貴請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吾自當之乃發米十六萬石米價爲平韓文傳

正德中劉機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流賊犯江上眾議擇將適都督李昂自貴州罷官至機卽召任之昂以無朝命辭機曰機奉敕有云敕所不載聽便宜此卽朝命也劉中敷傳

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宸濠反揚言旦夕下南京宇嚴爲警備指揮楊銳有才略署爲安慶守備鎮守中官劉瑯與濠通爲豫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瑯用事者瑯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濠失内應且知有備不敢東攻安慶銳固守不得下喬宇傳

臧應奎爲南京車駕主事進貢中官索舟踰額力裁損之中官遣卒譁於部叱左右執之遁去張潔傳

時因南營耗敝從尚書吳文華請給參贊旗牌惰卒嫡奸得以軍法從事兼聽便宜調兵史稿

刑部尚書侍郎

洪武元年置刑部以周楨爲尚書盛元輔張仁爲侍郎弇山集

帝初即位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立楨定律令吏士始知循守其後數有釐正皆以楨書爲權輿云周楨傳

二年三月甲寅擢御史臺經歷劉希曾爲刑部尚書大政記

四年正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諭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爲善治乎遂命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昭代典則互見六十四卷引聖政記命惟謙定律在六年十一月

十六年開濟爲刑部尚書以綜覈爲己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

罪又言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卽決遣數月間滯牘一清開濟傳

二十二年以戶部尚書楊靖與刑部尚書趙勉換官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設法防之犯者益衆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惡並殺人者死餘罪皆令輸粟北邊又曰在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審決猶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當卿等當詳讞然後遣官審決靖承旨研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楊靖傳

三十年四月升刑部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大政記

刑部署尚書夏恕等請改反逆律從漢法夷三族帝曰古

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其法太重卻其奏不行刑法志

正統三年十二月法司盡繫獄擢刑部主事張鳳本部右侍郎張鳳傳

宏治改元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奏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驗視乃行近止用駕帖不合符宜復舊制以防矯詐帝立報許何喬新傳

楊志學為刑部尚書刑部獄詞既經侍郎詳定尚書多不覆視惟死罪始自裁決志學凡笞以上必經親覽而後定通典

四年彭韶爲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贓敗至數千兩徵僅十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守法愧於澳也不從（彭韶傳）

嘉靖中喻茂堅長刑部上言自宏治閒定例垂五十年乞會同三法司申明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以後欽定事例永爲遵守其宏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奉詔革除事例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采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引條例故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尚書顧應祥

等定議卌至二百四十九條刑法志

鄭曉爲刑部尚書故事在京軍民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問勘諸司有應鞫者亦參送法司無自決遣者後諸司不復遵守獄訟紛挐曉奏循故事帝報許於是刑部開捕囚畿府而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檄州縣法司有追取無輒發曉聞卒侍郎趙大祐傳頤守故事爭存仁亦據律執奏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上嚴嵩激帝怒落曉職鄭曉傳

萬厤中刑部尚書孫丕揚以獄多滯囚由公移牽制議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獄上刑部次日即詳讞大理大理審允

次日即還刑部自是囚無淹繫尋奏五歲方恤刑恐冤獄無所訴請敕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縣大錄繫囚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歲以爲常帝報從之孫丕揚傳

天啟三年孫瑋拜刑部尚書因繫衆獄舍至不能容瑋請近畿者就州縣分繫內使王文進殺人下司禮議罪其餘繫付法司瑋言一獄不可分兩地請并文進下吏不聽孫瑋傳

崇禎十五年徐石麒爲刑部侍郎時帝以刑馭下法官引

律大抵深文附會子重比石麒奉命清獄推明律意校正今斷獄之不合於律者十餘章先以白同官以次釐理十三司因多寬減然廉公一持大法赫然無敢干犯者徐石麒傳

鄭三俊爲刑部尚書以文武諸臣詿誤久繫者衆請令出外候讞因論告訐株蔓之弊乞敕內外諸臣行惻隱實政內而五臣訊鞫非重辟不必參送法司外而撫按提追非真犯不必盡解京師刑曹決斷以十日爲期帝皆從之鄭三俊傳

刑部十三司

洪武元年設刑部郎中員外主事六年分屬部四總部比

部都官部司門部八年增設四科十三年仍分四屬部部設郎中員外郎各一人總部比部主事各四人都官司門主事各二人二十二年改總部爲憲部二十三年分四部爲河南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十二部二十九年改爲十二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永樂元年以北平爲北京十九年革北京司增置雲南貴州交阯三司宣德三年革交阯司遂定爲十三清吏司已上

明史職官志

正統十四年周瑄署刑部郎中校尉受賕縱盜以仇人代

瑄辨雪之㧙校尉罪外郡送囚一日至八百人瑄慮其觸熱三日決遣之殆盡周瑄傳

景泰五年毛吉除刑部廣東司主事司轄錦衣衛衛卒伺百官陰事以片紙入奏卽獲罪公卿大夫莫不惴恐公行請屬狎侮官司卽以罪下刑部者亦莫敢捶撻吉獨執法不撓有犯必重懲之毛吉傳

天順初楊繼宗爲刑部主事因多疫死爲時其飲食令三日一櫛沐全活甚衆又善辨疑獄河閒獲盜遣里民張文郭禮送京師盜逸文謂禮吾二人並當死汝母老鮮兄弟以我代盜庶全汝母子命文桎梏詣部繼宗察非盜竟辨

出之楊繼宗傳

成化十一年九月刑部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敘補詔從其議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於刑部問刑昭代典則

南京刑部

成化時南京刑部尚書周瑄令諸司事不須擬者毋出五日獄無滯囚暑疫悉遣輕繫者曰召汝則至囚歡呼去無失期者周瑄傳

孝宗初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沿江盧洲率爲中官占奪託言備進奉費喬新奏還之民何喬新傳

工部尚書侍郎

洪武元年置工部以單安仁爲尚書張允文楊翼爲侍郎八年正月以鄭州知州梁敏爲工部侍郎昭代典則

薛祥授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鬬殿脊者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祥爲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爲上匠帝怒其罔命棄市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廢人

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

十年趙壽由贊善大夫拜工部尚書奏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及議定藩王宮城制度

十五年帝以國子監所藏書板歲久殘剝命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尚書趙俊奉詔監理古籍

十八年十一月以進士秦逵爲工部侍郎時營繕事繁部中缺尚書凡興作事皆逵領之初議籍四方工匠驗其丁力定三年爲班更番赴京三月交代名曰輪班匠未及行至是逵議量地遠近爲班次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部免其家徭役著爲令（已上薛祥傳）

二十三年四月武定侯郭英奏請築晉王享堂周垣帝謂工部尚書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勞民也方當耕種之時而英請築堂垣此豈使民以時之道英武人不學惟知築垣爲要不知民時不可奪也遂止之世法錄

二十六年嚴震直由工部侍郎進尚書時朝廷事營建集天下工匠於京師凡二十餘萬戶震直請戶役一人書其姓名所業於官有役則按籍更番召之役者稱便嚴震直傳

三十年升衞經歷黃福邊昇爲工部左右侍郎大政記

永樂十年十月升工部主事藺芳爲本部侍郎同上

宣德五年二月諭侍臣曰今國家無大營繕而工部采運

木植不已豈不妨農時其令已采之木隨處存貯軍夫悉罷歸農通紀

景泰七年以工匠蒯祥陸祥爲工部侍郎三編蒯祥以木匠陸祥以石匠供奉擢太僕寺少卿至侍郎仍督工匠時稱匠官

天順四年命中官往蘇松杭嘉湖增織彩幣七千匹工部右侍郎翁世資以東南水潦民艱食議減其半帝怒下詔獄貶衡州知府楊鼎傳

成化二十一年賈俊爲工部侍郎拜尚書時尊重進士舉人無至六卿者賈獨以重望得之諸王府第塋墓悉官予直而儀仗時繕脩內官監欲頻興大工俊言王府既有祿

米莊田請給半直儀仗非甚缺不得煩有司公家所宜營帷倉庫城池餘皆停罷帝報可宏治四年中官奏修沙河橋請發京軍二萬五千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內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蘇松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匹俊皆執奏並得寢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專董工役職尤相關俊不爲所撓工役大省賈俊傳

宏治十三年曾鑑爲工部尚書孝宗在位久海內樂業內府供奉漸廣司設監請改造龍毯素毯一百有奇鑑祈賜停止不聽內府鍼工局乞收幼匠千人鑑等言往年尚衣監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軍器局司設監

又效之各收千人弊源一開其流無已於是命減其半十六年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及明年煙火龍虎山上清宮工作帝皆報從正德元年雷震南京報恩寺塔守備中官傅容請脩之鑑言天心示警不可重興土木以勞民力乃止內織染局請開蘇杭諸府織造上供錦綺爲數二萬四千有奇鑑力請停罷得減三分之半太監許脩等各齎敕於浙江諸處抽選木植亦以鑑言得寢曾鑑傳

嘉靖十六年毛伯溫升工部尚書奉命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難推勞費千百伯溫以意制八輪車前後

聯絡隨地險易爲低昂工作易就帝聞之喜賜繡囊銀勺各一通典

十九年十二月添註工部尚書樊繼祖史概

天啟三年鍾羽正拜工部尚書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是夏六月羣奄千餘人詣豫給邀擁入署碎公座毆掾吏肆罵而去蓋忌羽正者嗾奄使發難也羽正疏聞因求罷詔司禮太監杖繭羣奄而諭羽正視事羽正因言今帑藏殫虛九邊壯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犂炎風赤日中求傭錢不得而獨內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憤復三疏自引歸鍾羽正傳

工部四司

洪武元年設工部郎中員外主事六年分屬部四總部虞部水部屯田部八年增立四科十三年以屯田部爲屯部二十二年改總部爲營部二十九年定爲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職官志）

正德時工部主事何遵榷木荆州下令稅自百金以下減三之一風濤敗貲者勿算入算者手實其數自識之藏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比去不私一錢（何遵傳）

工部主事邵經邦榷荆州稅甫三月稅額滿遂啟關任商舟來往（邵經邦傳）

工部四司財物悉貯後堂大庫司官出納多侵漁嘉靖時尚書劉麟請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劉麟傳

嘉靖十一年作雷壇程工峻急工部員外郎劉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前營大享殿太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經無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庭錮之詔獄劉魁傳

時制以工部居六曹後仕進者冷局視之嘉靖間興大工

添設郎官數倍營繕司尤盛郎官多至十餘員驟得升京堂或有先賜四品服者人始慕之而爲語云馬前雙馬後方督工部雙者棍方者杌也續通典

天啟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調萬燝營繕主事督治九門垣墉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衡員外郎司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燝知內府廢銅山積可發以助鑄移牒內官監言之魏忠賢怒不發燝具疏以請忠賢假旨詰燝旋進屯田郎中抗章極論忠賢之惡忠賢矯旨杖殺之萬燝傳

將作司　吳元年七月辛丑置以單安仁爲將作卿正三

品洪武元年以將作司隸工部安仁擢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六年改將作司爲正六品更置營造提舉司隸將作司十年正月罷二十五年置營繕所改將作司爲營繕所職官志畢安仁傳

提督易州山廠

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以都御史李儀董之正統初年改置沙魚口陳恭王永壽相繼以工部侍郎督廠事景泰四年移置清縣天順元年改廠於易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昭代典則

景泰後以本部尚書或侍郎督廠事嘉靖八年改設司官管理四十四年革屯田司管易州山廠郎中改設主事會典

宏治十四年工部侍郎張憲理易州山廠屬員故爲奸利憲用公差例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饋書有關防以杜詐僞柴炭納銀病損加耗之弊於是宿蠹頓革_{夢餘錄}

萬厤三年題准真定抽分就便專委易州山廠主事帶管王圻通考

南京工部

宏治五年正月中旨改徐恪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

途進請賜罷黜帝慰留之徐恪傳

嘉靖三年調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於南京工部故事南京六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為左蓋贅員也何孟春傳

萬厤中葉茂才為南京工部主事榷稅蕪湖課登輒縱民舟去旣而課羨請以餉邊卒不取一錢本傳

明會要卷三十二終

明會要卷三十三

永新龍文彬纂

職官五

都察院元御史臺

吳元年十月壬子置御史臺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洪武十三年五月罷御史臺十五年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分監察御史爲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以秀才李原名詹徽等爲都御史吳荃等爲試監察御史大政

記十七年正月更定都察院官制以詹徽爲左都御史初監察都御史之秩止於七品上以臺官職掌風紀品秩太卑乃設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僉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至是升都御史正二品副都御史正三品僉都御史正四品其十二道監察御史亦升爲正七品自此臺職與部權並重七卿之名遂爲一代定制建文元年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都御史爲御史大夫改十二道爲左右兩院成祖復舊制職官志昭代典則

初太祖諭御史大夫湯和等曰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

之任尤清要卿等當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縱奸毋假公濟私以害物職官志

洪武元年章溢拜御史中丞時廷臣伺帝意多尚嚴苛溢獨存大體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當養人廉恥豈恃搏擊爲能耶章溢傳

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帝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帝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命中書省臣黜之陶安傳

太祖御下峻御史中丞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所以勵廉恥存國體也詹同傳

四年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上親加删定頒給諸臣昭代典則

七年刑部侍郎茹太素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覈茹太素傳

十五年五月御史雷勵坐失入人徒罪上責之曰朝廷能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爲御史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清伸理冤枉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可以再生乎命法司論勵罪以戒深刻者世法錄

九月壬戌始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每道印二一畀御史久次者掌之一藏內府有事受印以出旣事納之

十月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

二十三年七月己巳改鑄監察御史印因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同慮有詐僞乃改鑄監察御史印曰某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曰巡按某處監察御史印已上昭代典則

二十四年擢南豐典史馮堅爲左僉都御史三編

永樂七年召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至問其出身皆由進士及監生惟洪秉等四人由吏帝曰用人雖不專一途

然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通達治體者黜秉
等爲序班詔自今勿復用吏明年冬申諭吏部著爲令三編
九年閏十一月癸丑諭都察院曰朝廷置風憲爲耳目糾
察百僚綱維庶政比來有司奸弊生民疾苦豈無可言而
因循玩愒略無建白爾其申明憲章在内令監察御史在
外令按察司官各舉其職庶副朕之委任不能舉職者有
罰法世錄
時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爲工科給事中又改
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春明夢餘錄
十九年罷北京道先是改北平道爲北京道至是罷增設

貴州雲南交阯三道 職官志

都御史陳瑛言御史車舒怠惰不任事謫舒戍邊因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即黜之

洪熙元年諭尚書蹇義御史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又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廉清公正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

舊制御史皆乘驢宣德間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職若巡方則序於三司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乘馬

御史獨乘驛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驛馬許之著爲令
御史謝瑤薦牘誤書姓自陳改正上謂吏部曰古人奏牘
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缺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
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謫交阯大蠻縣知
縣
宣宗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
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卽選能幹
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廡下取各監局文卷詳加磨勘上已
夢餘錄
宣德二年十月乙卯朔擢照磨曾節通判姚兼善爲御史

人政記

十年定爲十三道監察御史一百十人惟河南道獨專諸內外考察其餘各道協管兩京直隸衙門通典

是年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近年以來未盡得人妄逞威福是非倒置風紀廢弛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行移咨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贓及不稱職舉者同罪夢餘錄

正統五年御史軒輗言祖宗設御史官爲職綦重今內外諸司有事多擅遣御史非制請禁之便立報可軒輗傳

六年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慎選識量端宏才行老成任之其有不諳大體用心酷刻者並從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夢餘錄

景泰初御史王豪嘗以勘陳循爭地事忤循爲所訐至是循草詔言風憲官被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於是豪當改知縣御史朱英言若如詔書則凡遭御史抨擊之人皆將挾仇誣訐而御史愈緘默不言矣章下法司請如英言乃復豪職朱英傳

六年十一月乙亥從給事中李瓚言設兩直隸督學御史以華緌張鑑爲之大政記

天順初御史楊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大學士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楊瑄傳

石亨等譖諸言官上諭吏部簡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尚書王翱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皆調外夢餘錄

四年曹欽反將士妄殺至割乞兒首報功市人不敢出戶副都御史林聰署院事急令獲賊者必生致濫殺爲止錦衣官校惡欽殺指揮逯杲悉捕欽姻識千戶龔遂榮及外舅賀三亦在繫中人知其冤莫敢直聰辨出之其他湔雪

者甚衆林聰傳

成化六年八月丙午朔定科目出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通選御史大政記

十六年左都御史王越封威甯伯不當復領都察院而越不欲直西班御史許進等頌其功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提督團營從之王越傳

宏治元年左都御史馬文升奏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朝廷頒降憲綱新進士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

年仍遵憲綱凡遇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並行人
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
以未盡得人乞敕吏部行移各處撫按等官各於所屬進
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內從公推訪廉慎公勤
政績昭著者明白具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據此並於考
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辦事二
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考選具奏除授
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得人而風紀振
肅明臣奏議
十七年令國子監助教等官由舉人出身曾經薦舉者兼

取考選御史

十八年令舉人出身教官歷俸六年以上有才行出衆者取選科道等官已上會典

正德三年劉瑾黜御史十八人改他曹二十四人補之劉天和傳

永樂十三年差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景泰四年照洪武中例差行人成化二年差御史一員於陝西巡茶七年罷差行人四川巡茶十一年令取回御史復差行人十四年仍差御史宏治十六年令取回御史命督理馬政以都御史兼理正德二年仍設巡視御史二員夢餘錄

嘉靖六年九月戊寅張璁以署都察院復請考察諸御史
黜藍田等十二人尋奏行憲綱七條箝束巡按御史大政記明紀
胡世甯爲左都御史條上憲綱十餘條執政請禁私謁世
甯曰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由悉其才行
帝以爲然遂弗禁世甯傳
十二年閣臣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而御史不
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能挾私報復王廷相掌院請
如孚敬議上曰此祖制也令通諭行之
張孚敬又言昔唐韋謙爲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曰耳

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眾禽之偶乎宋杜衍爲御史
中丞宰相而下畏之曰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國朝顧佐
爲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貪墨不法許穿緋衣當御前面加
糾舉就行拏問故都御史凡衣緋入朝之日必有糾舉大
臣莫不股慄今此職不舉故大臣無忌憚朝多貪墨如之
何民不窮且盜也已上夢餘錄
故事京官考滿自翰林外皆報名都察院脩庭謁禮後吏
部郎張濂廢報名陸光祖廢庭謁左都御史張永明榜令
遵故事列儀節奏聞詔諸司遵守郎中羅良當考滿先詣
永明邸約免報名庭謁乃過院永明怒疏言此禮行百年

非臣所能損益良輕薄無狀當罷詔禮部議奏宜承舊制從之張永明傳

天啟二年吏部將用鍾羽正爲左副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吾後入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可以是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爲副羽正傳

南京都察院

宣德三年邵玘爲南京副都御史奏黜御史不職者十三人儕諸司庸懦不肖者八十餘人風紀大振顧佐傳

成化十年林聰爲南京都御史先是掌院多不樂御史言事聰獨獎勵之曰已旣不言又禁他人言可乎林聰傳

十二年張敷華掌南京都察院與吏部尚書林瀚僉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稱爲四君子張敷華傳

武宗初南京御史陸崑疏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爲殿最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卽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陸崑傳

嘉靖時馮恩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不具獄以移刑部刑部獄具不復牒報恩請尚書仍報御史諸曹郎

謹謂御史屬吏我恩曰非敢然也欲知事本末得相檢覈耳尙書無以難馮恩傳

王爌爲南京右都御史守備中官進表牽以兩御史監禮爌曰中官安得役御史止之奉賀入朝謁內閣夏言言偪甚大臣多隅坐爌獨引坐正之王爌傳

萬厯初袁洪愈進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就改禮部尙書南京御史譚希思疏論中官外戚且請循舊制內閣設絲綸簿宮門置鐵牌詔下南京都察院勘訊將坐以誣罔洪愈已改官代者未至乃具言希思所陳載王可大國憲家猷薛應旂所憲章錄二書帝以所據非頒行制書譴希思雜

職袁洪愈傳

耿定向爲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劾應天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藩臣坐停俸二月耿定向傳

操江御史

明初以南京根本之地特設操江都御史一員以提督水戰范宗吳疏

永樂時特命勳臣爲帥視江操其後兼用都御史兵志

嘉靖八年命增設江淮總兵官已而寇平罷不設仍以其事屬操江王圻通考

二十三年給事中萬虞愷言南京軍衛隸兵部而沿江諸屯屬操江重江防也今浦子口遠在北方亦屬兵部都御史節制僅行於新江事權不屬宜以浦口改屬操江便世法錄

四十二年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都御史防江應鳳二巡撫防海後因倭警遂以鎮江而下通常狼福諸處隸之操江以故二撫臣得諉其責操江又以向非本屬兵難遙制亦漠然視之非委任責成意宜以圖山三江會口為操撫分界報可其後增上下兩江巡視御史而以南京僉都御史兼理操江不另設兵志

南京操江故設文武二員莊烈帝欲裁去文臣專任誠意伯劉孔昭副都御史惠世揚遲久不至帝命削其籍蔣德璟傳

諫諍

洪武時御史以敢言著者自韓宜可外則稱周觀政觀政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

前宜可者有歐陽韶薦授監察御史有詔日命兩御史侍

班部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部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出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部樸誠從之已上韓宜可傳

景泰四年御史左鼎跪言自衞拉特變作於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甲兵之眾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骫骳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

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今之巡撫鎮守卽曩之方面御史也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耶至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按所繫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亦宜愼擇而久任之疏上上頗嘉納未幾復言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

行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游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宂員以省虛糜開屯田以實邊料士伍而紓餽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儻或不加察任掊克聚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政民力已盡而征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斂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臣竊懼焉章下戶部尚書金濂請解職帝不許鼎言亦不盡行時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鼎尤善於章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左鼎傳

宏治元年七月南京御史張昺偕同官上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累進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漸也內幸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辟是復啟寵倖之漸也外戚雖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尙揭於宮禁番僧旋復於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啟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斗牛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

以爲戒帝嘉納之本傳

嘉靖初西域魯迷貢獅子西牛方物言所貢玉石計費二萬三千餘金往來且七年邀中國重賞御史張錄言明王不貴異物今二獅日各飼一羊是歲用七百餘羊也牛食芻菽今乃食果餌則食人之食矣願返其獻歸其人薄其賞以阻希望心帝不能用解一貫傳

二十年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御史楊爵拊膺太息上疏曰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卽欲拯之無措手地且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俗人心頹壞

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恆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卽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甯之時而輔臣言尙書嵩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勳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工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遠修雷壇以一方

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寇
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倘可勞民靡費
結怨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
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
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
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
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
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
必誅今異言異服立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中外夫傅保
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

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徒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藎杜口

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楊爵傳

萬厤十一年御史孫繼先言人君欲建久安長治之策必重直言敢諫之士前日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以張居正奪情一事建言得罪至廷杖遣戍陛下豈不知諸臣無罪但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安居正之心頃因御史李植言斥馮保則諸臣賜環不可稽遲矣至於忤觸居正如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等亦當一體復用以開言路從之

因併復郭惟賢職

十二年御史屠方叔疏言成祖有練子甯若在朕尤當用之之語今旣褒表忠魂建祠致祭其墳墓苗裔厚加卹錄而姻黨猶蔽覆盆如江西胡閏一族赤矣內親盡矣猶抄解外甥分戍若此者不一而足乞查前項有在戍者幷議宥還鄉部議願囘者放囘不願囘者給與免帖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於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至光宗時併泰子澄戚屬後裔亦俱放還已上三編

二十五年御史馮從吾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

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藉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宴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馮從吾傳

時中外爭請罷礦稅帝悉置不省左都御史溫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倡諸大臣伏闕泣請帝震怒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爲霽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乃退已而卒

不行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並以礦稅激民變純又抗言稅使竊陛下威福以十計參隨憑稅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民竄身爲參隨爪牙以萬計宇內生靈困於水旱困於採辦營運轉輸既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萬虎狼耶願即日罷礦稅逮鳳等置於理亦不報溫純傳

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恆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然

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德於殿下無拊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尙須乳哺而襁負之哉況睿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藉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於是熹宗趣擇日移宮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闥奴扶沖主宸極獲安左光斗傳

三年御史李應昇請早午晚三朝時御便殿咨訪時政報

聞已又言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饟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本樞貳添註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註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註矣祗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註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倖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擁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旗尉半歸權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逃軍不招私募乞兒

半分其鑲宜力爲掀㦃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

堂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李應昇傳

四年二月御史黃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

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扃者今阿保重於趙

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變慘於敵國家無謀幄邊無折

衝當國者昧安危之幾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以此進賢

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讐陛下獨不爲社稷計

乎疏入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無何

萬燝以掀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

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凶豎此輩必欣欣

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日郎中燝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主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爲之世宗神宗之朝張璁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懼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卽移之國家燝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格賜卹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燝死且不朽黃尊素傳

崇禎九年大學士錢士升以讜言去位御史詹爾選上疏

曰輔臣引咎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
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
惜此一舉也李璡以非法導主上輔臣執奏謂當嘉許不
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
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亦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
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
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陛下者不少矣將驕
卒惰尙方不靈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
者弗錄則或疑緩於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
而或疑朝宗之大議不敵藪萬路用之金錢駭問之事頻

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啟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欷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陛下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信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爚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忍言哉詹爾選傳

彈劾

都御史職專糾劾爲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姦邪小

人搆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

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

監察御史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

奏劾已上職官志

洪武初監察御史韓宜可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

御史大夫陳甯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

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

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

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謗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韓宜可傳

十六年陶垕仲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劾刑部尚書開濟至死直聲動天下（陶垕仲傳）

建文初練子甯拜御史大夫燕師起李景隆北征屢敗詔還子甯執景隆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練子甯傳）

永樂初御史周新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爲冷面寒鐵（周新傳）

仁宗監國御史魯穆屢上封事漢王官校多不法人莫敢言穆上章劾之不報然直聲震朝廷（魯穆傳）

宣德三年顧佐爲左都御史甫視事即奏黜御史不法及

老疾者三十三人顧佐傳

正統時副都御史周銓以私憾撻御史諸御史范霖楊永與尚褫等十八人共劾銓銓下詔獄野獲編

成化時御史姜昂偕同官劾方士李孜省杖午門外姜昂傳

正德時南京御史陸崑嘗劾中官高鳳苗逵保國公朱暉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又偕十三道御史上疏極論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蒙蔽之罪瑾怒悉逮下詔獄陸崑傳

南京御史蔣欽偕同官薄彥徽等劾劉瑾被罪出獄甫三日欽獨具疏劾瑾言劉瑾小豎子耳陛下親以腹心寄以

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爲悖逆之徒蠹國之賊竊柄弄權萬民失望愁歎之聲動徹天地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請殺瑾言尤激切旣入復杖三十卒於獄蔣欽傳

嘉靖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南京御史馮恩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之奸謂孚敬根本之彗鋐腹心之彗獻夫門庭之彗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大怒逮下獄論死馮恩傳

十七年南京御史黃正色劾兵部尚書張瓚奸貪事甚有迹而中有歷官藩臬無一善政語瓚言已未任藩臬帝以

誣劾奪俸兩月明年章聖太后梓宮南葬命正色護視事竣劾中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溫仁和所過納饋遺帝召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譖正色捕下詔獄遣戍張選傳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嚴嵩屢被彈劾求去帝慰留御史謝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禮南巡盛事爲解而謂諸臣中無爲陛下任事者欲以激聖怒奸狀顯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擊臣不已欲與朝廷爭勝帝於是切責瑜而慰諭嵩甚至居二歲竟用嵩爲相甫踰月瑜疏言武廟盤游佚樂邊防宜壞而未甚壞

今聖明在上邊防宜固而反大壞者大臣謀國不忠而陛下任用之失也自張璁爲中樞掌兵而天下無兵擇將而天下無將說者謂璁形貌魁梧足稱福將夫誠邊塵不聳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璁無功而恩廕屢加有罪而褫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之福也昔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璁與郭勛嚴嵩胡守中聖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聖何不並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士翟鑾起廢棄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游曼衍靡費供億以盛苞苴者爲才獻淫樂者爲敬遂使邊軍益瘠邊備更弛行邊若此將焉用之故不清政

本天下必不治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競疏入留不下 謝瑜傳

三十一年王宗茂擢南京御史時先後劾嚴嵩者皆得禍中外攝其威益箝口宗茂積不平拜官三月上疏論嵩負國之罪有八且言陛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蓄積可贍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盍去此蠹國害民之賊籍其家以紓患也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嵩得豫為地遂以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 王宗茂傳

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黃光昇言內官李永以訴事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真犯奸人王相私閹

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仕帝怒命編氓口外楊思忠傳

隆慶時御史淩儒劾去大學士高拱拱罷又劾郭朴頃之劾罷撫治鄖陽都御史劉秉仁又以永平失事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李世忠罷隨卿世忠被逮燾貶官同上

天啟元年奉聖夫人客氏既出宮復入御史周宗建首抗疏極諫三年二月復抗疏攻魏進忠略言臣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於是乘私人郭鞏入都嗾以傾臣並傾諸異已者鞏乃捌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於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

十餘人投之道左欲以快報復之私釋進忠之恨幸直道在人輩說不行始別借廷弼以爲罪陷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以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非久即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搞爪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倘顧微軀不爲入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有劉朝輩典兵示威而又有㟭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周宗建傳

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楊漣傳

明會要卷三十三終